

莊勇

不要為難奉公守法者



日前，國會參議員 Loren Legarda 在參議院財政委員會就旅遊部及其附屬機構提出的下一財年 33.94 億披索預算舉行的聽證會上發表聲明，對菲律賓退休者有關允許退休外國人只需支付 2 萬美元的費用，就可在本國合法居留的規定表示失望。

Legarda 參議員甚至再次要求 Zozobrado 證實其說法，「花 150 萬披索，他們就可以合法留在菲律賓？」她更感嘆說：「這就是為什麼這裡有這麼多犯罪集團。」該名參議員的言下之意，就是在而今菲幣貶值之下，外國人竟然只要花 150 萬披索這麼少的錢，就能夠在這裡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實在便宜了他們。此外，外國犯罪份子就是利用退休移民這種手續的費用只需 150 萬披索，申請在這裡長期居留，並在這裡從事非法活動，所以這裡的犯罪集團才會越來越多。

或許該名參議員是把兩件事分開講，她一方面對申請退休移民的外籍人士眾多，退休者本來可以為國家賺取一筆可觀的收入，以增加本國的外匯，為國家經濟作出貢獻，然而該署卻每位申請者只收 150 萬披索之事感到可惜；一方面則對如此寬鬆的政策，將會縱容犯罪份子趨于猖獗。無論該名參議員是把兩件事分開說或者是歸納起來，都不能因而牽連到無辜者。

如果她是把兩件事分開說，其一是認為我們只收取人家 150 萬披索，未免過於便宜，並且沒有利用這個機會為國家多賺取一些外匯，未免很可惜的話，那也並不一定。雖然說申請退休移民者的這 150 萬披索費用並不是繳給退休者，而是以自己的賬戶存入銀行，但是一時之間要拿出這一筆錢，並不是對每一個人都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少申請在本國過退休生活的外國人只是務工者，而且薪資並不是很高，儘管這筆錢只是存進銀行，但是他們在本國居住期間，絕對不能夠動用這筆錢，對他們而言，退休並不是找一個適宜的地方安度晚年就萬事俱全，它們還要準備退休後的生活費用和醫療費用等等。

但無論如何，二萬美元或者 150 萬披索對他們多數人而言，還是擔負得起的金額，如果照 Legarda 參議員的話，政府應該向他們

收取更可觀的費用，那麼對他們不少人而言卻是極度高昂的金額，他們當中並不一定每個人都擔負得起。倘若因為這樣而使到申請人數大幅減少的話，政府不是要遭受更大的損失了嗎？

至於她說就是因為收取費用太低，引起犯罪分子利用這個機會申請這種身份，以在本國從事違法勾當，我們承認確實有一部分人會這樣做，但這並不意味每一位申請者都是犯罪分子，同時也絕非本國的每一位犯罪集團成員都是持退休移民身份。相信本國那些犯下滔天大罪的無惡不作者當中，本地犯人不一定會比國際罪犯少。而且，外來犯罪集團若是有心利用這項「優勢」，留下來從事非法勾當，就不會去計較費用的金額。

另一方面，投資移民的相關政策，在本國已經實施多年，Legarda 參議員亦非本國政壇的新科狀元，為什麼到現在才提出這樣的質疑？本國開始實施這項政策時，無論是二萬美元或者 150 萬披索，都不是一個小數目，為什麼當年沒有聽她說退休者收費太高呢？本國政治人物都有一個大同小異的通病，就是每一項政策無論有多大的漏洞或者有多惹人非議，只要它跟他們的政敵沒有絲毫牽連，他們就會隻字不提，但一旦發現他們的政敵涉及該政策的反面，那麼即使它已經實施了千年萬年，他們都非要舊事重提並把事情曝光，而且將之鬧大不可。

即使二萬美元或者 150 萬披索的收費有多不合理，具有這種身份的外籍人士只要是安分守己的奉公守法者，而且當時是以合法措施獲取這種身份，繳費時又分文不少的話，任何人都沒有理由推翻他們的居留身份。要記得，他們當初是按照退休者的要求，向該機構繳納這二萬美元的，只要他們不是以任何非法手段，強迫退休者把費用降到二萬美元，則任何人都沒有權利質問他們。

本國有太多政客，一直以來都是因一些與政敵之間的私人恩怨，把一些已施行多年的政策拿來假公濟私，最後以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告終，且很多時候遭受池魚之殃者都是本地華人，像退休移民當中，就有不少是華人。一旦發生這種情況，必定把整個華社鬧得滿城風雨。

大家都知道，本地華人大多數都是「善討善吃」的良民，他們平素除了遵紀守法以外，亦非常熱心公益事業，對社會貢獻良多，我們請求政客們，不要再為難這些老實人了！

10/17/24 (三)

蘇麗莎

資助人要有智慧



志工夥伴向我訴苦，她平日省吃儉用，把其辛辛苦苦賺取的大部份錢都「借給」兄弟姐妹（真正的情況是有借無還），他們不但感謝，還視為理所當然，有求「要」應，不然，會受到指責說她見死不救，甚至以死威脅。她的侄兒揮霍過度，欠了銀行一身卡債，向姑姑要求幫忙還債被拒時，竟然出言不遜，最後為了不忍心讓侄兒信用破產，志工夥伴還是幫了侄兒的忙，她因此覺得很納悶，很委屈，為何借人錢，還給人罵。

問她為何要一直資助親人，她說，自己收入還算優渥，自認孤家寡人，生活一向簡樸，花費不大，錢自己夠用即好，多的給自己的親人不算為過，她是心甘情願借出，無怨無悔，我問，其兄弟姐妹是否沒有謀生能力，或生活窮困潦倒，三餐不繼？

需要她再三的資助嗎？她說，她回答：「都不是」，只是，每次看到他們借錢時可憐樣子，忍不住把錢掏出來給了他們，有時候給錢的原因是怕被罵，或擔心因為自己袖手旁觀，不肯借錢，導致親人被逼走投無路，終而尋短，她簡接地成了劊子手。

曾經讀過一本書說，無論是借錢或給錢要有成熟的態度，要運用智慧判定受助者是否真正需要幫忙？要清楚明白受助者在向您開口借錢時，是否會藉騙及虛構？

是否有利用您的同情心，在您面前裝窮，裝可憐，讓您心軟，把錢掏出來給了他們，我們如果資助沒有真正需要的人，只會養壞人，養成他不獨立自主。

只會用欺騙行為來博取人家的資助，欺騙變成他謀生方法，如此，我們變成幫倒忙了，

這是沒有智慧的慈悲行為。

我們如果怕人罵，而借給人家錢，此代表缺乏自信，需要藉由自己的付出，以獲得別人的讚美，說「我心腸好」來肯定自己，這是不成熟的行為表現。

志工的侄兒花費無度，致負債累累，犯了錯要自己負責解決問題，沒有理由要求別人替自己補缺洞。

從教訓中才能學習反省，改過，進而獲得進步與成長。

所謂救急不救窮，給他魚吃，倒不如教他如何釣魚，別人有急難時，我們幫他渡過難關是好事，但幫忙要有限度，不能無限時，無限量的幫忙，受助者本身有謀生能力時，我們要協助他如何自力更生，不再長期仰賴別人的資助，如此，才不會失去幫忙的真正意義，不要因幫人反而害了人。

再者，受助人要認清，即使資助人是自己的至親，亦不要視為是理所當然的，受助人除了應懂得感恩之外，亦不忘隨時要有「歸還」的準備，若資助人不要您回報，則可轉贈給其他真正需要的人，受助人應建立一個觀念，今天我接受別人幫助，他日我有能力時，亦要幫忙需要的人，如此，愛的循環將源源不斷。慈濟功德會的照顧戶，在經濟獲得改善後，多半會主動要求停止照顧，且開始捐款助人，這是愛心循環的表率。

言少

菲民調背後的思考：不支持親中候選人？



日前，菲律賓知名智庫 Stratbase ADR 研究所公佈了一項民調結果。該研究所表示，在即將到來的 2025 年中期選舉中，竟有高達七成的菲律賓民眾表示不支持那些與中國有著明顯聯繫的政治候選人。

在此次調查中，美國被菲律賓民眾認為是最值得信任的經濟夥伴，獲得 79% 的支持率。緊隨其後的是日本，其支持率也達到了 50%。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在此次民調中僅獲得了 7% 的支持率。

不可否認，民調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片面性，我們暫且不去深入討論這份民調結果的真實性問題。然而，我們卻不能不深思，為何如今菲律賓對中國的信任度一直在持續降低呢？

首先，南海爭端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因素。這一爭端使得菲律賓民眾對於領土問題和國家安全產生了諸多顧慮。

長期以來，南海問題在美西方勢力的介入和煽風點火，各種複雜的情況交織在一起，讓菲律賓民眾心中充滿了不安和擔憂。

其次，網絡博彩行業在菲律賓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也不可忽視。近年來，網絡

博彩在菲律賓的發展引發了一系列社會問題，如犯罪率上升、社會治安惡化等。這些問題的出現，讓菲律賓民眾對與網絡博彩行業相關的國家產生了負面的印象。

最後，類似郭華萍事件的持續發酵也對菲律賓民眾的對華態度產生了不良影響。這些事件通過媒體的廣泛傳播，在菲律賓民眾心中留下了深刻的負面印象，進一步降低了他們對中國的信任度。

當然，我們不難發現當前菲律賓媒體在涉及中國問題時常常言辭激烈、大放厥詞。然而，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如今確實存在部分中國人在菲律賓有不當行為。這些行為不僅影響了多年來華僑同胞精心經營所積累的良好名聲，也對中國的整體聲譽造成了負面影響。

民調或許存在一定的傾向和主觀性，亦或是有可能受到境外勢力的干預。但是，我們也應當切實去認識當前中國所面臨的這些問題。

而且，我們也深感憂慮，若群眾越發不支持親中候選人，那麼候選人可能會因有所顧慮而不敢與中國進行接觸，從而影響推動與中方的經貿合作。甚至可能會有人以反華為旗幟來獲取支持，如此下去，菲律賓與中國的關係恐怕難以扭轉並走上正軌。

洪少霖

那報社，那些年，那些事（上）



2001年5月至2003年12月，2004年8月至2007年10月期間，我兩度在泉州某報社從事保安員工作。

我在那報社工作了近6年時間，而今已離開那兒17年了。那報社，那幾年，有些記憶還在，我且將它們記錄下來，作為備忘。有些可能會記錯，但如果不記錯，以後記錯的可能更多。

雖然已過去許多年了，但夢裡不時還會出現自己又回到那報社上班的場景。夢裡，一次次我似乎忘記去上班，錯過了時間，一次次夢裡的我由此感到愧疚。

前塵往事盡成煙——那些事
我刊登在紙媒上的第一篇文章，是在一家私人小郵刊上。我刊登在單位報刊的第一篇文章是市級青年報，那年我在舊報社值班，每天凌晨報紙一印出來，我皆會先睹為快。青年報由我所在的報社印刷廠承印，我主動向青年報投稿，當時所投的是我手寫的小文，沒想到竟然發表了。

我第一次離開報社時，物業的葉主任對我說：報社的大門永遠為你敞開著。因此，隔了不到一年時間，我重新回到報社工作。「好馬不吃回頭草」，並不合適用在我身上。平常時候，我負責報社的電動伸縮大門開關，有記者常急沖沖闖過去，我害怕到他們，於是便寫了一篇小文章，「勸」他們不要太心急，那文章發表在了報紙上，多位記者由此記住了我。

有保安同事，說我整天都在「抄抄寫寫」，「抄」一字惹怒了我。於是，我寫了篇文章去諷刺他。那文章也刊登在了報紙上，我雖然沒寫他名字，但大家都知道我在寫他。因此，他很生氣，把我臭罵了一頓，我忍著，不理他，沒和他吵。

另有一位保安同事，當年他考了公務員，成績總分為豐澤區第二名，真厲害。他外表斯文，上班時經常認真看書。

有一個夜晚，報社來了許多壯漢，他們偷盜報社隔壁廠家的鋼材，但從報社大門運送出去。儘管那些不是報社的物品，但我還是走過去警告他們，如果再偷盜，我一定報警。他們聽後，沉默了足足半小時，便離開了。有一回，報社進了一個小偷，我三、五位同事邊快速跑著，邊試圖拉住那小偷。那小偷狠命往外跑，我同事們努力要抓住他，我發現後，也追了過去。不過，追了 20 米，我就不再追了，我相信同事們一定能夠抓住那小偷。沒想到，那小偷力氣太大，他掙脫了我同事們的包圍，慌不擇路直接撞到了報社外圍的鋼化玻璃，整個報社外圍被大力撞擊後大震了一下。那小偷被震後，退了兩步，立馬又向大門衝了出去。最終，沒人抓住他。對此，我很失望，也有些後悔。

在報社，我曾被誤會過，一位胖女記者說我寫過情書給她。熟知我的人都知道，我喜歡瘦小女子。我沒有給她寫過情書。還有另一位女記者，她找我借書數本，近 20 年時間過去了，一直沒有還我，對此我耿耿於懷。報社的游泳池還沒正式開放時，我就進去入水游泳了，水很乾淨，我心情有些害怕，也很愉快。

我把自己做保安的經歷與感受寫成了文章，有些小詩情畫意，刊登在了報刊上。2013 年 8 月，公安部主管的《中國保安》雜誌對我的保安工作進行了報道，我的相片且成為那一期刊物的封面人物之

一。那些年，我曾與同事在報社裡打牌賭錢，幾乎每次都是我輸。導致後來，我對打牌興趣不大。輸得很心疼，但堅持挺著，窮日子自己過著。

那些年，我曾代表報社參加泉州環城跑，是所有保安員中的唯一一位。在那之前的準備工作中，我與數位男記者一起爬紫帽山，天黑後才下山。那年，紫帽山開發程度還很低，我和那些記者們迷路了，鑽進許多比人高大的野草，顯得危險，好在最終平安無事。數年後，其中一位蒙記者成了平潭某報社的正總編，他送過我廣西大粽子，個兒超級大，是閩南粽子的 4、5 倍。有位劉記者，湖南人，她一個人從西藏帶回青稞酒送我。我騎摩托車載她經過順濟橋時，因為沒做好防護措施，我不小心致使她在雲南買的手工裙子捲進了我的摩托車輪裡。最終，我只好找交警借了剪刀，把那裙子剪斷。當年，那一條裙子價值近千元，那一款式她很喜歡。對此，她有些傷心。

後來，我把她介紹給我的一位文友，最終她嫁給了我那文友。在介紹的過程，我用摩托車載他們去水庫，一輛摩托車，三人同坐。而後，在明媚的水庫邊，我一個人喝著文友給我的紅酒，配著鹵雞爪。他們兩人則在十多米外的地方，交流著生活的故事與情感。

在報社工作的過程，我的文章獲得了報社便民網新聞調查二等獎、婚事記憶徵文三等獎、金點子獎等。這或許也有著被優先照顧從而獲獎的便利因素在內。

我曾獲得報社「優秀員工」獎，由此我請同事們吃飯，在過程中，我搖色子打賭，一次都沒輸過，輸一次至少要喝兩杯啤酒。那一次，我有些風光得意。獲獎，是意外。通關沒輸過，更是意外。

2002 年 1 月 1 日，我在報社，作為升旗手（非護旗手）。當國歌結束的那一瞬間，我正好把國旗升到，碰到了頂端，十分巧妙。當時，我內心深處略當、震撼了一下。其實我不專業，是那十分巧合。隔天，兩家報紙皆頭版頭條刊登了我升旗的相片。今年，我將那相片發了朋友圈。近日，報社的徐主任回復：「升旗的過程是先慢後快，最後幾秒鐘根據目測的距離再調整手速，以確保國歌結束的時候國旗剛好到達頂端。多試幾次，熟悉就行。皆可達到目的。」我覺得他說得有道理，不過當年的我更多的是偶然。

當年，一些記者在拍照過程顯得拚命，需要爬到一些常人幾乎不會涉足的高處進行冒險，當年的我沒聽說過「無人機」。一些攝影記者與文字記者給我的感覺都挺拚命，因為拚命才有好成績上卷。

有一個深夜，我在報社大堂值班，太困了，就偷偷在黃色沙發上睡覺。而後，我看到自己在大堂睡覺的樣子，也看到了報社大廈外面高空上的無數繁星。那一刻，我意識到自己靈魂出竅了。

離開報社後，有一回我朋友告訴我：在全市的通訊員培訓大會上，報社的楊副總編表揚了我，楊副總編希望所有通訊員們能向我學習，勤寫、多嘗試。記得楊副總十分帥氣，笑容讓人如沐春風，且有著一個特點：他似乎很怕他老婆，每次他和她老婆說話，聲音就變了一個調，說不盡的柔情如水。記得他有一位可愛的女兒。（未完待續）

菲律濱商報 CHINESE COMMERCIAL NEWS 于以同傳媒有限公司出版 Published every morning by YUYITUNG COMMUNICATIONS, INC. 創社社長：于以同烈士 社長兼總編輯：于慶文 營業部：227 Dasmariñas St., Binondo, Manila 電話：79606382 · 82411756 傳真：82411588 電郵地址：siongpo@gmail.com 電子網頁：www.shangbao.com.ph member:UPMG GROUP